

一個缺乏目標與終點的想像實踐 糾（小）眾評 2012 台北雙年展

Imaginative Practice without Objective or End Collecting Responses to the 2012 Taipei Biennial

文 | 秦雅君、蔡家榛、吳樹安、陳韋鑑、吳牧青、賴駿杰、陳寬育、黃瀟瑩

Chin Ya-Chun, Tsai Chia-Chen, Wu Shu-An, Chen Wei-Chien, Wu Mu-Ching, Lai Chun-Chieh, Chen Kuan-Yu, Huan Ching-Ying



▲ 漢娜·赫紀希，〈等候大廳·現代性場景〉，2012

秦雅君／藝評人、策展人

實話是，我已經很久沒有去看台北雙年展了，但這並不意味著對我來說它不是一項重要的展覽／事件。事實上，只要還維持與當代藝術領域有點關連，似乎就很難不在它發生的前後左右裡感受到它所受關注的程度。

早期曾經去看過的幾次主要都是基於還在藝術媒體工作的緣故，但當缺乏需完成某項任務的強迫性時，我實在很難興起任何主動的渴望，不過我發現自己對於大部分藝術展覽的態度也都是這樣的，只是台北雙年展尤其阻力更強些，因為無論是它的規模或內容都提早預告了這將會是一個很「累」的行程。

2012年11月11日，一個週五的下午，在做了諸般心理建設之後我終於出發前往臺北市立美術館（以下簡稱北美館），前往「現代怪獸／想像的死而復生——2012台北雙年展」（以下簡稱TB12）。我大約兩點左右到達，因為多少還抱著想「看完」的打算，對於在這個展覽裡為數不少的錄像作品以及諸多與作品並置的鉅量文本，除少數特例之外，我幾乎僅以經歷空間的方式經過它們，直到廣播赫然響起並吐出閉館時間將至的提醒，我還是沒能看完館內展出的所有作品，卻深感那迴盪在整個展場裡的親切告知宛如下課鐘聲般令人喜悅……。

去了的原因終究還是出於某項任務的強迫性，因為我答應了由北美館所出版的《現代美術》雙月刊一個有關TB12專題的邀稿。走出北美館，除了一如預期真的很累之外，其實沒有太多強烈的感覺。基於當然屬於個人

品味的各種理由，我沒太喜歡這個展覽，但我同時卻也覺得詳述這些個人品味下的判斷不是一件太重要的事。畢竟在期待能看到讓我覺得真的好棒的展覽之外，能夠持續出現讓各種可能的他人覺得好棒的展覽或許更是我（們）共同期待的未來。但不得不承認的是，就TB12這個對象而言，當下的我的確無能就地組裝出一番還算有想像力的表達，尤其在它主要是出於任務而非欲望的時刻。

在猶豫著是否要回頭婉拒這項邀稿的同時，我想到是否可能有另一種不那麼消極的回應方式，如果這個專題的邀約意味著TB12期望聽到各種可能的他人對它的觀察與評價，那麼我可以在回應這項邀約的實踐裡試圖些微地擴充這個「可能他人」的數量？尤其是那些與我相同地認為它顯然是一項重要展覽／事件的個體。於是我嘗試藉由主動邀約其它作者的方式共同完成這篇文章，最終共有七位作者應允並完成了屬於他們的部分。

在極其有限的時間（約兩週）與空間（約5000字）的設定之下，這項邀約的期待或許近似一種在展覽現場巧遇後在展場外一起（抽根煙）閒聊的狀態——一個因缺乏目標與終點卻可能極富想像力的所在。

在羅列出這些作者的文字之前，我想以一個自己的心得作為暫時的小結。或許正因為是在一個違常的限縮篇幅裡進行操作，以及如此限縮的篇幅令其得以逼近共時地並置，使得在閱讀這些作者各自的觀察與觀點的同時，也可以強烈地感受到啟動這些觀察與觀點的（作者）身體，是這些不同的身體決定了在遭遇相同對象之際，所



▲▶ 約翰·亞康法，〈未完的對話〉，三頻道高畫質錄像，2012

萌生或許截然迥異的感知，同時也正是在這裡僅作為局部呈現的感知身體與藝術作品（或也許展覽），共同決定了藝術的未來或未來的藝術。

感·聽·見鬼魅的聲音／蔡家榛（獨立策展人）

盡覽 TB12，至今還是個未竟之業，龐大的策展結構，為數眾多的動態影像作品，讓人仰之彌高，望之彌深，易讓人萌生退卻之心，但我仍帶著想看展的身體進入展場裡，盡可能的看完每一件動態影像作品。而最深刻的體驗是看完約翰·亞康法（John Akomfrah）46 分

鐘長的〈未完的對話〉後突然的「聽見」。亞康法以幽靈詩學的實踐來形容這件作品，作品中不僅游移在霍爾的聲音、想法、回憶、創見與見解之間（TB12 Guide Book，頁 44），作品的背景樂音也常猶如鬼魅般幽幽的遊走在許多不經意的片刻，尤其是當影片結束，螢屏頓黯之時，鬼魅般的聲線悄然響起，充盈在盡黑的展間，不禁打了個哆嗦，然後在起了一身的雞皮疙瘩之後竄逃出展間，落慌只因似乎聽見了鬼魅的訕笑。

為了沈澱剛剛的情緒，我佇立在展間外 30 公尺的地方喘息，但卻只聽見更紛雜的聲音前仆後繼不斷的朝我湧



來，於是閉上眼睛仔細聆聽著這些聲音，左手邊是〈未完的對話〉裡的鬼魅低冷的嘆息聲，右方則傳來了喬姆派特·庫斯維達納托（Jompert Kuswidananto）的〈你可記得爪哇戰役？之二〉召喚鬼魂的喃喃儀咒聲，以及高重黎的幻燈片膠卷轉動聲在正後方響起，彷彿古時的魍魎不協調的踩踏在現代的地磚上，喀吱喀吱地，既駭人但又極其脆弱的一碰就會肢解，還有更多更多非常細微的聲線湧繞在耳邊。在那當下，一個想看展覽與作品的身體，聽到了鬼魅的眾聲喧囂：啜泣的、低喃的、訕笑的、咆哮的……，而當我睜開眼，喬文·曼席特（Joven Mansit）那頭戴竹籠的〈炸彈投擲撼動南馬尼拉〉的影

像隨即映入眼簾，像是顯影了我剛剛的「聽／見」狀態。原來，作品的聲音雜揉，竟有這般效果與威力！

雙年展與怪獸性／吳樹安（藝術家或者其他……）

順著 TB12 的策展論述中對於「怪獸」的描述，首先怪獸可視為一種描述現代性的方式，同時也是決定著彼岸與他方的界限，一切對立在怪獸性的中介下緊密相鄰，或正是「怪獸性」的出現在才切分出對立的兩邊，在此語境中，怪獸就是一種感受性的切分以及分配機制的形象化存有，而在 TB12 提出一系列針對由想像／虛構現

代怪獸的思考的同時，我們是否也可以思考 TB12 本身的怪獸性？關於 TB12 所呈現出的數量龐大且高度密集化的資訊量，友人曾提到：對於某些觀眾而言，TB12 會是一面樹立於觀眾面前的高牆。而這「牆」的比喻無疑正是更深切地描述著 TB12 對於觀眾的區分／分享／排除機制，即便「切分觀眾」總是一個仍有爭議的概念（畢竟在觀眾中做出劃分，難免藏著階級化的鬼魂），確也是展覽策劃過程中不得不面對的現實抉擇，但對觀眾而言，這牆的存有不也正是顯示出你／我做為觀眾，是否被劃為策展人所預設的「標準觀眾」？而未被視為標準觀眾的觀眾的選擇有二：在索然無味的困惑中拖著疲憊的身體離開，或擇日繼續努力翻越這牆到達彼端，換言之，努力地使自己「變成」標準觀眾。在此意義下，或許 TB12 本身也恰恰正是一頭同時望向過去與未來的現代怪獸，而人們從來無法殺死怪獸，只能低頭順從它，或轉身不理它。

無所不在的現代性／陳韋鑑（文字工作者）

不得不說，這次雙年展的題目的確是吸引了我，尤其是研究生時代正是後現代理論流行的時代，而今卻有人願意處理「現代性」，這個踏實的做法是令我欣賞的，畢竟現代主義的英雄式主旋律對我們這個世代來說已經是經典，你只有認同或不認同，但是欠缺想像的空間。因此「想像的死而復生」對我來說則是一個很好的回應，回應當代許多藝術作品討論社會議題的方式，某些光是

把社會議題當作文件在藝術場域展出的作法，本身是種政治宣告沒錯，但對於觀眾而言，除了姿態以外，別無他物。因此「想像的死而復生」對我來說是直指創作的，這指出了作品藉由「想像」來映射現代性是成為這次展出之所以被稱為藝術作品的必要條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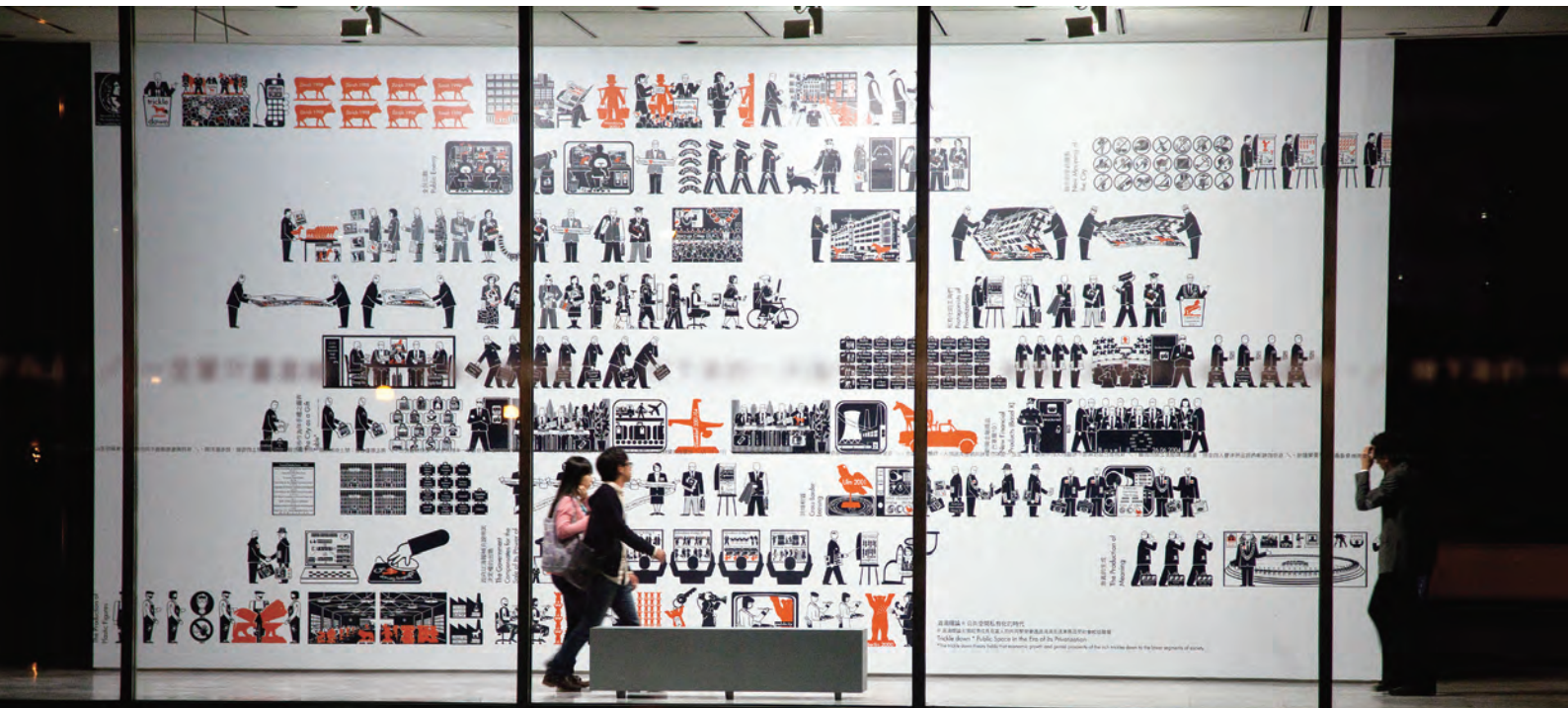
但是尷尬的是，如果要如策展人期待的，「學習不再以體制之名發聲」，這樣的理想觀眾到底是少數，在看展的過程，展場充滿了手拿學習單的青少年，我好奇地看著一個國中女生，貼著牆將某幅畫作速寫到她的學習單上，因為學習單上要求她找一張有興趣的作品，並將其構圖畫出來。這個景象不只是尷尬，而是殘酷，是活生生的告訴我們，在官辦展覽中，要與觀眾談論現代性這個惡獸的可能性有多低，美術館的現代性概念姑且不提，整個教育體系動員來美術館看展的過程，多年來幾乎沒有被檢視過，然而這可能是來看展的最大觀眾群體；簡單來說，也許未來對於雙年展的討論，除了展覽本身以外，展覽的教育機制也是我們必須關注的重點，甚至是可以從這次的檢討開始。

內部流放的作者權／吳牧青（策展人、文字工作者）

參與這次雅君邀集的「評中評」迷你書寫計畫，其實和我觀察 TB12 最大困惑之處，有相對應指涉結構的靈犀，編制內的六個子題展「歷史與怪獸博物館」、「跨越博物館」、「韻律博物館」、「【前】紀念博物館」、「葫



▲ 西蒙·藤原，〈亂倫博物館〉現場裝置



▲ 安德烈亞斯·希克曼，〈涓滴——公共空間私有化的時代〉，數位輸出，2012/2007

蘆博物館」、「基底無意識博物館」，外加葉偉立邀集 16 位共同作者的〈古董級垃圾研發公司在二零六〉實質上亦自成一展，合共有七個「展中展」在歷屆台北雙年展中是規模最大的一屆。

主策展人安森·法蘭克（Anselm Franke）經歷第七屆歐洲宣言大展共同策展人的操作經驗，在全然以現代性探索為基礎、博物館性趨向的雙年展，表露出純熟的展演樣貌。然而，需要提問的是，在超級大展（mega exhibition）的姿態下同時以多個博物館性的展中展，其主題允諾予觀眾在「填補現代性的文化和系統性面向的鴻溝，學習不再以體制之名發聲，並還給它本來我們人類的面貌」，能否重新被驗證？社會學家卡斯特（Manuel Castells）的〈資訊城市〉曾敘述著兩種生活空間的阻斷，上層階級連結全球的信息網絡，而社會譜系另一頭則建立片段的地方網絡，同理，以全球精英姿態的雙年展透過展中展的部署，也在美術館空間重現了這種空間阻斷的樣態，他們許諾了如同包曼（Zygmunt Bauman）所述的「虛擬的失聯狀態」，給了展覽中在空間進行內部流放，在特許的分割空間進行自外於治理和法權的主題。若展覽給予這些展中展回應現代性的流動階段，新的精英群體（子題展策展人與藝術家）理應在相互隔離的圖景中，顯現他們渴求的意義與身份。於是，那些隱藏在第一線 50 組的參展藝術家名單之後，展中展旗下的作者權，究竟是策展人精采釋放了部署權與子題的平行關係，或僅為作為雙年展構成其飽滿博物館性的垂直式指令藝術，猶如大製作電影的謝幕名單？

典型展覽的敘事路徑／賴駿杰（不獨立藝評人、不獨立策展人）

經歷紮實的法蘭克，為我們帶來了至少過去幾年未見於北美館之精緻、完整的當代展覽典型。他自歷史與現代性的纏繞視角，意圖觀看並貼近台灣獨有的在地意識（關於政治、經濟與主體的），透過與在地藝術社群的多次對話以發現屬於本土的現代性寓言，另一方面也自各國處理與面對其現代性傷痛的面向，從圖像政治的質疑、擬仿與重建，開啟了台灣與全球語境的對話。

之所以稱其為「典型」展覽，主要的原因在於，TB12 由「敘事」開始觀者對於展覽的理解路徑，而且倚賴大量的文本，可謂每個子作品、子計畫都圍繞在某個「故事」（或傳說），無論它是虛構、想像的，抑或根據歷史、典籍的編造與再現，總體座落於一相對穩定的展覽架構。簡單地講，它沒有太多觀念性、抽象的作品展現，策展概念與作品基本上扣連得相當緊密。另一方面，展場設計也照顧了傳統動線的需求，自舞臺序幕的揭露，到有著近似於說書人、說影人所帶來之開場白的等候大廳，再沿著各微型博物館述說各種被壓抑、欺迫及區隔的敘事，以所謂「蒙太奇的多重路徑」來逼近想像怪獸的身影。最後，故事的終點或許帶來的是毀滅之後的妥協，出口前的安德烈亞斯·希克曼（Andreas Siekmann）之〈涓滴——公共空間私有化的時代〉，不正是給了我們一個不遠的末日後想像？如果末日不僅僅只來自於大規模武器的破壞。

想像的死之華／陳寬育（藝評人）

進入這個以歷史為主題，以怪獸為形象的雙年展的兩個進路，先是策展人描繪的現代性歷史進程中，那些被視為怪獸的非理性狀態之排除，以及現代性在這種排除過程中，對自我虛構那不自覺的怪獸形象之捕捉。亦即，那些關於信仰、迷信與神話的文化形式曾被理性之名驅逐至邊緣，在那樣的狀態中，想像／虛構因其「不真實」的身分遭受襲擊；於是，他提議以對話、重新敘述的方式來填補這個現代性怪獸與怪獸性美學之間的空缺，而這必須借助作品的力量來展開其幽微奧秘。

展覽透過相關議題作品之選取，在空間配置上作品密切地嵌結，六個微型博物館亦無界線地交織為空間敘事，成為一個擁有極大量故事與想像、物件與紀錄，與策展人所思索的論述主題完美互文的「虛實歷史主題館」。或許，可以艾柯（Umberto Eco）式漫步虛構樹林（fictional woods）的六種方法來體驗，在尋找可能的森林、奇特的例子，以及面對虛構敘事的過程中會發現，某些物件式展示簡直就要溺斃在自我滿溢的文本中；或者如〈亂倫博物館〉，便乾脆從亂倫禁忌，自行構築一座張牙舞爪的想像博物館。當在這個極度迷戀敘事與文本關係的展覽裡不斷回望怪獸形象時，那倒映在想像／虛構精神飽滿怪獸性鏡像中的，其實是囚在美術館死牢的死之華。

病識感與現代性怪獸／黃瀟瑩（基層教師、博士生）

曾經在某晚的閒聊中，討論到瘋狂與藝術的鄰近與界線。我們臆測瘋人與藝術家的區別，在於能否區分「想像」與「現實」。隨著菸蒂逐漸塞爆菸灰缸，討論也進入膠著（由於誰都沒有辦法為瘋狂代言，誰也沒有辦法精確標定想像力的發揮在何種程度會讓人爆掉，在座的我們雖然都曾因某種內在風暴而失序，但誰都不曾真正地瘋狂過），我們只得將問題調整為：雖然確實具有少部分的案例，但多數的藝術家為何能夠避免瘋狂？討論開始聚焦在「病識感」，一種主體能夠知覺到自身狀態之異常的自反性能力。我們感嘆為何藝術家的這份能力（將自己拉回常態標準線）鮮少被討論，也許以一種有點機車的語氣來說，藝術存有的前提不就正在於這份病識感作為基礎嗎（所以我們才會讚美藝術家的冒險與勇氣）？

TB12「呈現／作為」一種現代性怪獸，也許在我們那晚的素樸討論中，會是一個最奇特的病體。牠以關切病態同時自我模擬為症狀的方式宣告世界的異常性，一方面是存在條件同時又是理解前提（就是得要這麼的現代化才能夠了解現代性）。我們都是在某種病識感的覺醒下，挑戰這頭現代性怪獸（某種程度我們都曾被它咬嚙下痕跡，一條作為想像之邊界的痕跡，再過去，即是無

法想像的一片空白)，但弔詭的是，這頭現代性怪獸卻也是我們建立病識感的基源（好不容易在多年的養成與知識取向的精密分化後終於抵達的當代藝術以及其特有的社會允諾）。作為一枚葉片的我們，正奮力搖撼著樹幹。而這頭歷史怪獸對所有子民掃射其官方記憶的同時又回頭凝視自己。這當然是一種惡性邏輯，但怪獸的聲音正告訴著你：有關想像的問題請晚點再說，然若不在這惡性邏輯的迴圈裡，你就會徹底失去那片空白（喔）。